

徐星友
陈祖源

程兰如
余位坤

◎ 合评
◎ 编校

眉山壁隐

上海文化出版社



徐星友 程兰如
陈祖源 余位坤
◎ 合评
◎ 编校

眉山壁隐

●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眉山墅隐 / (清)徐星友著;陈祖源,余位坤整理.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535-0548-0

I. ①眉… II. ①徐… ②陈… ③余… III. ①围棋—古谱
(棋类运动)—中国—清代 IV. ①G8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918 号

责任编辑 黄慧鸣

装帧设计 汤靖

责任监制 陈平 刘学

书 名 眉山墅隐

原 著 徐星友 程兰如

编 校 陈祖源 余位坤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548-0/G.080

定 价 68.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 话 021-64366274

编校说明	1
《眉山墅隐》简介	5
《眉山墅隐》对局棋手与评谱者简介	24
从《眉山墅隐》看中国古代围棋理论的形成	30
第 一 局	汪汉年一周东侯 53
第 二 局	周东侯一汪汉年 57
第 三 局	汪汉年一周东侯 61
第 四 局	周东侯一汪汉年 65
第 五 局	汪汉年一周东侯 69
第 六 局	周东侯一汪汉年 74
第 七 局	汪汉年一周东侯 79
第 八 局	周东侯一汪汉年 85
第 九 局	周东侯一汪汉年 91
第 十 局	汪汉年一周东侯 96
第十一局	汪汉年一盛大有 101
第十二局	盛大有—汪汉年 108
第十三局	汪汉年—盛大有 114
第十四局	盛大有—汪汉年 120
第十五局	汪汉年—盛大有 124
第十六局	盛大有—汪汉年 128

「 目 录 」

第十七局	盛大有一汪汉年	132
第十八局	汪汉年一盛大有	137
第十九局	盛大有一汪汉年	143
第二十局	汪汉年一盛大有	148
第二十一局	程仲容一汪汉年	152
第二十二局	汪汉年一程仲容	156
第二十三局	程仲容一汪汉年	160
第二十四局	汪汉年一程仲容	164
第二十五局	程仲容一汪汉年	167
第二十六局	汪汉年一程仲容	172
第二十七局	程仲容一汪汉年	178
第二十八局	汪汉年一程仲容	184
第二十九局	汪汉年一程仲容	189
第三十局	程仲容一汪汉年	193
第三十一局	盛大有一周东侯	200
第三十二局	周东侯一盛大有	207
第三十三局	盛大有一周东侯	213
第三十四局	周东侯一盛大有	217
第三十五局	盛大有一周东侯	223
第三十六局	周东侯一盛大有	226
第三十七局	周东侯一盛大有	231
第三十八局	盛大有一周东侯	238

「 目 录 」

第三十九局	盛大有一周东侯	244
第 四 十 局	周东侯一盛大有	249
第四十一局	程仲容一周东侯	255
第四十二局	周东侯一程仲容	261
第四十三局	程仲容一周东侯	266
第四十四局	周东侯一程仲容	272
第四十五局	程仲容一周东侯	277
第四十六局	周东侯一程仲容	282
第四十七局	程仲容一周东侯	288
第四十八局	周东侯一程仲容	293
第四十九局	程仲容一周东侯	298
第 五 十 局	周东侯一程仲容	303
第五十一局	程仲容一盛大有	308
第五十二局	盛大有一程仲容	314
第五十三局	程仲容一盛大有	321
第五十四局	盛大有一程仲容	325
第五十五局	盛大有一程仲容	329
第五十六局	程仲容一盛大有	334
第五十七局	盛大有一程仲容	339
第五十八局	程仲容一盛大有	345
第五十九局	盛大有一程仲容	347
第 六 十 局	程仲容一盛大有	353

一、原书棋谱没有顺序号,但打开页面右页为棋谱左页为棋评,棋评页左下有页码,因此也可视页码为棋谱的顺序号。但原书第一、二页未标页码,第三页即从“四”开始标页码,到第八页后大约是发现缺号就给下一页标了“又八”。为便于检索,编者给每局棋谱在前面编了号,当然前述顺序失误也给予纠正。

原谱没有目录,现列出目录。

二、某些棋谱的棋评后另有一部分棋评,或用○记号分开;或另起一行且文字上端低一个字,明显是有区别的另一部分。其内容大多是重起的另评,是对前面棋评的补充。根据考证可以认为棋评主体作者为徐星友,补充部分为程兰如作。由于编校后棋评文字分了段,散开了,而且中间夹有棋谱,原文这种区别方式不能体现了。本编校本在补充部分前面加“【程兰如评】”,以示区分。

三、保持原貌是编校古籍的基本原则,棋评文字均为原文,不删不改,极少数编者认为需要解说而加的文字均用()标记,以示区别。

四、在保持原貌的原则下,为了便于阅读,编校时作了如下处理:

1. 原谱及棋评中棋着数为中文数字,均改为阿拉伯数字。
2. 原谱同一位置有多着棋的,说明词采用“同”,改为现代棋谱习惯的“=”。
3. 原谱每局均只有一个全局谱,为阅读方便需要,每局分为若干谱。因此而加入的如“第一谱 1—30”这样的文字,非原文所有。
4. 棋评中涉及具体的点的位置时用“××位”“××路”方式表示。为便于阅读,这些点均在棋盘上用A、B或▲标出,文字处也相应替换用A、B或▲替代。
5. 棋评中提出的变化意见,有些比较复杂,编校时依其文字制作变化图,以便阅读,相应提到的点的位置的文字也用变化图上的数字或标记替换。

由于加了变化图而加入如“见图 25 -1”等文,用〔 〕以示非原文。

6. 棋评以平、上、去、入表述四个角,为便于阅读均用左下角、左上角、右上角、右下角替代。

子位坐标标记的前后两个数字的方位,比如“三六”还是“六三”,原评未有严格按照四隅先顺后逆次序的,编校时根据实际标注,不一一说明。

以上被替改的文字仅为涉及点的位置的文字,其他文字不改变。

7. 有些围棋术语古代与现在有差别,就不加说明直接改成相应现代术语,如:

搪—挡

覷—刺

捺—压

约—拦

撇—扳

还有些古代术语与现代术语使用上有点小差别,但可以明白,就不改了,如:

关:古代只要隔一都叫“关”,现代有的更多用“跳”。

飞:“飞”是走马步,古代中间有对方子,只要不是在蹀腿位上,也可叫“飞”。

还有一些术语如“倒垂莲”“两持”等保留原文,用加()的说明文字解释或在图上标记。

8. 繁体字更改为简体字自不待言,但有一特殊:棋评中的“佔”字编校改用简化字“占”;但棋评中也有“占”字却是“粘”字的手体简写,编校时改回“粘”字。校点古文简倒改为繁是少见现象,特作说明。

9. 有几处“元”字应是“玄”字,系为康熙皇帝的名字避讳而致,均予改回。

五、第6局棋评后有一段棋评文字前面有“存疑”两字,应该是徐星友、程兰如以后见到此书的人加写的。编校者反复对照棋谱认为该存疑并不成立,因此删去。

六、原谱除第一局外均未标胜负,有部分对局棋评说明了胜负结果。编校者对每局的终局棋谱仔细点数并按还棋头规则,给每局棋谱辨核了胜负,并以()的方式写在棋评后面,以供参考。

七、个别地方,原文明显有误,编者本着慎重的原则如能确认是笔误或缺字,予以校正;个别明显不通难以解读的则原文不变,附加解说。现把校正部分列如下,正

文中不再说明：

第5局“意在实拆三之地”，改为“意在实右边之地”。

“六五当于中十三拆三”，改为“六七当于中十三拆三”。

“黑七六路打，白如142位粘，黑尚可联络。一百四十至一百四八所谓着着见将，以此制胜则优，一百五十转换，一百五一打出，白已胜定，何须营为耶？”改为“黑七六路打，白142位不能粘，黑尚可联络。一百四十至一百四八所谓着着见将，若以此制胜则优，然一百五十转换，一百五一打出，白已胜定，何须营为耶？”

“一百五十、一百五三是”，改为“一百五一、一百五三是”。

第7局“弃廿六之一子”，改为“弃廿二之一子”。

“白卅七位粘”，改为“黑卅七位粘”。

第10局“二百二当二百十三位粘”，改为“二百二当一百十三位粘”。

第15局“一百十九点殊费经营”，改为“一百点殊费经营”。

“黑既不敢于一百六一位打”，改为“黑既不敢于一百六一位冲”。

第16局“廿五当一百四口位先觑”，改为“廿五当一百四一位先觑”。

第17局“一百四三寻劫误”，改为“一百四一寻劫误”。

第19局“二百四同八八”，改为“二百四同一百九十”。

第21局“汪汉年一程仲容”，改为“程仲容一汪汉年”。

第25局“一百七四扑”，改为“一百六四扑”。

“恐黑于十八位”，改为“恐黑于一百十八位”。

第31局“一百四四之巧究伤官子”，改为“一百十四之巧究伤官子”。

第32局“七八占地”，改为“七八三占地”。

第32局“五十一尖之患仍在”改为“五十尖之患仍在”。

第34局“今以九七路飞”，改为“今以九六路飞”。

第38局“盛大有一周东侯”，改为“周东侯一盛大有”。

第40局“白糖黑夹”，改为“黑糖白夹”。

第43局“白照此着去，至一百十七位点后”，改为“白照此着去，至一百十七位粘后”。

第46局“白九二路补”，改为“白十二路补”。

第48局“盖为卅一佔”，改为“盖为卅一粘”。

第53局“廿四、廿六优于七、九两着”，改为“廿二、廿四优于七、九两着”。

第54局“白三五路得二子仍是先手”，改为“白二八路得二子仍是先手”。

第55局“三十不必”，改为“卅六不必”。

第57局“十五止图连络”，改为“十五只图连络”。

“廿七挖”，改为“廿五挖”。

《眉山墅隐》简介

一部长期失传的棋谱

《眉山墅隐》是清代一部享有盛名却又扑朔迷离的围棋棋谱,关于《眉山墅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到如下信息:清初著名围棋国手汪汉年编,徐星友、程兰如评;嘉庆二十四年程爱函作跋;徐星友说:“《眉山》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俯视诸谱也。”

中国古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围棋著作无疑是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中国古代围棋经过明末清初的繁荣,到黄龙士出现达到了棋艺发展的一个高峰,如果说道策开创了日本的近代围棋,那么和道策同时代的黄龙士、徐星友则开创了中国围棋的一个新时代。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正是对这一时代的新的围棋思想的系统全面的阐述,因此被施襄夏称为弈学大宗。《眉山墅隐》是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之后的又一部著作,其规模与《兼山堂弈谱》相似,又经后一代围棋宗师程兰如加评,其意义和重要性可以想见。但事实上与《兼山堂弈谱》的巨大影响相比,《眉山墅隐》几乎是无声无息。《兼山堂弈谱》被后世不知道翻印了多少次,是传世量最大的古代棋谱之一,而《眉山墅隐》却踪迹难觅。这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古谱,但没见到有《眉山墅隐》,收藏古代围棋棋谱最多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目录中都没有此书;收集了较多围棋古谱的《续修四库全书》中也没有此书。《眉山墅隐》失传了。

关于清代围棋棋谱最为权威的著述是清末著名围棋棋谱收藏家邓元鏞(1848—1925)的《国朝弈谱目录》,其中有《眉山墅隐》条,但条下是:“汪汉年,有盛周倚盖之局,未见传本。”黄俊的《弈人传》中也是“有盛周倚盖之局,未见传本”。邓元鏞可以说是清末收藏和研究围棋棋谱最著名的大家,他编辑刊印了大型棋谱集《弈潜斋集

谱》，收录并勘校了数十部清代著名棋谱，近代以来刊印的清代棋谱大多都以《弈潜斋集谱》为本。其《国朝弈谱目录》《前代弈谱目录》《国朝弈家姓名录》则是其研究古代围棋的总结性之著，也是后来研究古代围棋的最基本的参考资料。黄俊的《弈人传》成于1920年，是收录古代围棋传闻最多的著作，也是研究古代围棋的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可见《眉山墅隐》在清末就已经难觅踪迹。

《寄青霞馆弈选》与《眉山墅隐》

徐星友的《眉山墅隐》之所以长期失传，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能够刊印，长期以来孤本深藏。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上才发现了《眉山墅隐》的踪迹，其时间晚于邓元鋐的《国朝弈谱目录》。《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各八卷，王存善辑编，共选录了清代棋谱九百多局，是有清一代收录棋谱最多最精的棋谱集，堪称集清代棋谱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寄青霞馆弈选》卷首有一个《寄青霞馆弈选采用谱目》，其中第五种就是《眉山墅隐》（见图1）。说明编者王存善有此书，并在选谱时采用了。

王存善，仁和（杭州）人，清末著名藏书家，其知悔斋是杭州著名藏书楼，藏书二十余万册，且又喜弈，遍搜棋谱，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编成《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这一中国古代棋谱的煌煌大卷。王存善曾经任职于广东的财政和洋务机构，受李鸿章、盛宣怀赏识，曾任中国第一家大型近代企业招商局的总理，是洋务运动时代的著名商人、企业家。

但是与一本一本地勘校出版古代棋谱的《弈潜斋集谱》不同，《寄青霞馆弈选》是一部选谱集成。编者从各棋谱著作中精选棋谱，再按棋手分类重新编排。其每一局谱均未说明出自何谱，因此《眉山墅隐》的棋谱在哪里？是被打散了还是仍然

寄青霞館弈選採用譜目											
弈壘	弈悟	周撫子棋譜	不古編	眉山墅隱	兼山堂弈譜	圍棋近譜	師竹齋饒子譜	弈程	弈妙	受子譜	怡怡堂圍棋新譜
									弈理析疑	稼書樓弈譜	六家譜

图1

未见有传本的《鸿雪轩谱》《如松堂谱》《弈存》等，甚至连《寄青霞馆弈选》都没有，也就是说王存善的所有围棋藏书均不知去向。所幸的是解放后上海棋社（即现在的上海棋院）收集了大量围棋古谱，其中就有一部《眉山墅隐》的手抄本。但是由于是棋院内部收藏，不是公共图书馆，因此外界基本无知。说“基本”是因为这部手抄本《眉山墅隐》前面有程爱函的“跋”，而这段跋的文字已经被传出，被一部名为《弁言类钞》的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收录，而为棋界所知，并因此有《眉山墅隐》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印之说，因为跋是为刊印而作的。

手抄本《眉山墅隐》共有棋局六十局，与《寄青霞馆弈选续篇》卷一的前面六十局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确定《寄青霞馆弈选续篇》所收录的确是《眉山墅隐》的全部棋局，这在《寄青霞馆弈选》中是特例，连《兼山堂弈谱》都是被打散了的，想来是编者发现此谱极其难得，特为破例。

图3即为开始页即程爱函的跋，其后即是棋谱和棋评，前书“徐星友程兰如两先生合评”（见图4）。

跋文如下：

乾隆乙卯初秋，予从上长林胡敬孚先生处借得此谱，手录一过，以寄闲情。今鲍石渠先生欲得之，将以付梓。予因手钞此本以珍藏，而以原本赠之。时嘉庆己卯年三月也，爱函程銍自识。

右徐星友先生评眉山墅隐一册，余既重钞毕，因忆仲升先生言曰：“昔者兰如先生尝以徐评为未尽善，其评汉年各局尤多妄下雌黄，盖汉年天分高用意曲，其精微奥妙之着尚有非徐氏之所能猝喻者，安可轻加评驳。于是将六十局中徐评反复讨论，谁是谁非，粘签于旁，一一尽变以指出，经十余年而后成，最为详细。其子枫麓兄一日持出以示余，嘱予誊清，余甚欣然。未半月枫麓兄意忽中变，将谱携回，迨后问之，答曰为虹梁人借去矣。”仲升先生之言如此，今此谱评语尚缺五局。玩其句法，及不足于盛大有，皆与兼山堂谱相类，当是徐氏原本。而胡敬孚先生以为即兰如先生重定之本，是亦未可知也。

嘉庆二十四年岁在己卯夏四月初七日戊辰程爱函跋于维扬之寓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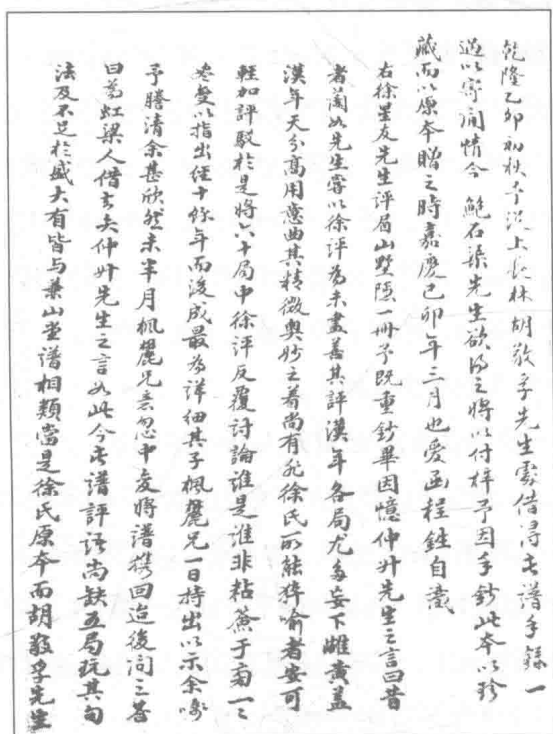


图 3

因为上面有鲍石渠将以付梓(即刻印)的说法,因此一般认为《眉山墅隐》应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印的,可能印数较少,而未能流传。但从嘉庆二十四年到邓元鏞编《国朝弈谱目录》的光绪十年(1884)不过 65 年,印数再少也不该无传啊? 仔细看一下程爱函的跋,发现其中实有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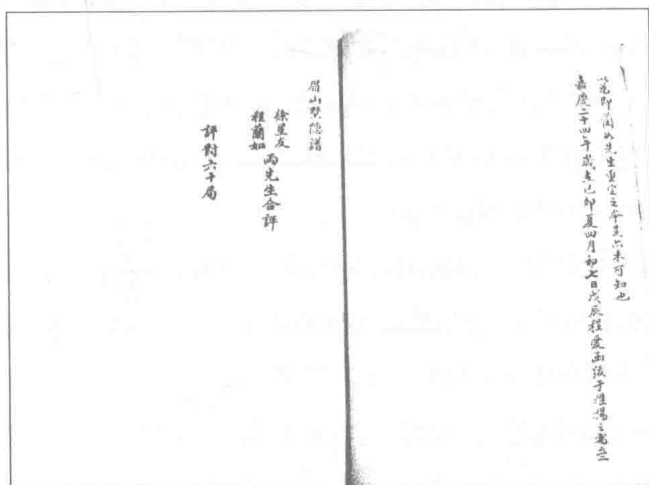


图 4

开始的那一段上说到了书商要付印,但是细究“今鲍石渠先生欲得之,将以付梓。予因手钞此本以珍藏,而以原本赠之”这一句,可知这段文字来源并不是刊印本,也不是程爱函交给出版商鲍石渠的本子,而是写在程爱函自留的底稿上的。再想一下如果跋出自刊印本那应该放在全书的后面而不应该在前面,前面应该是序,序的地位价值大于跋,有跋无序以跋充序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很可能《眉山墅隐》当时要刊印,程爱函为此作了跋,但最终并未能刊印,而留传下来的是程爱函的留底本,上面过录了给鲍石渠出版写的跋。由于它并不是这个本子的跋,所以不能放在后面,而是作为自己留底的说明性资料放在前面了。

程爱函,名鉉字树勋号爱函,安徽歙县人,居扬州,以王学(占卜学的一种)著称,著有《毕法集览》《壬学琐记》等。跋中关于《眉山墅隐》内容的信息并不多,仅仅知道这是徐星友评的一部棋谱,后又经程兰如再评。跋记程爱函于乾隆乙卯年(也即乾隆最后一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从胡敬孚处抄录此谱,并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付印前再抄一本写下跋等文字。胡敬孚是程爱函徽州同乡,也是一位著名棋手,邓元鋐的《国朝弈家姓名录》列为二手,仲升当是其字。

从跋中可知这原来是徐星友的一个手稿本,程兰如“将六十局中徐评反复讨论,谁是谁非,粘签于旁,一一尽变以指出,经十余年而后成,最为详细”。程兰如把他的意见以“粘签于旁”的方式附在原稿本上。程兰如的儿子程枫麓把这样的稿本交给胡敬孚,请他“誊清”,即把“粘签于旁”抄录整理到稿本里面去。程兰如是粘签写评,稿本上应该不会有程兰如的署名;徐星友棋评中多次提到《眉山墅隐》之名,说明《眉山墅隐》是原本就有的棋谱,而且说“随弈随梓”即每一盘棋下完即刻印,如活页一般。徐星友再在其上加棋评,篇幅是一谱一页,很可能是就在其背页或空页上书写。因此稿本上大概也不会有徐星友的署名。因此这个“徐星友程兰如两先生合评”署名应该是胡敬孚更可能是程爱函加的。

跋中说:“其子枫麓兄一日持出以示余,嘱予誊清,余甚欣然。未半月枫麓兄意忽中变,将谱携回,迨后问之,答曰为虹梁人借去矣。仲升先生之言如此,今此谱评语尚缺五局。”查六十局棋谱确实只有五十五局棋评,汪汉年对程仲容对局谱中有五局无棋评。这缺五局是因为徐星友原缺还是程枫麓突然要回,来不及抄完呢?“意忽中变,将谱携回”,说明工作尚未完成就停止了,如果完了,就不存在中变之说了,这

缺五局当然就是中变未誊完之表现。而且前面有“于是将六十局中徐评反复讨论”，说明徐评是六十局。而且以情理而论如果是徐星友留下五局来不及评完就去世了，那此谱当在杭州徐家，传到徽州程兰如手中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程兰如既然作了加评，如果原评有缺当然先会补上。因此原谱六十局棋评应该是完整的，现在的不完整是程枫麓突然要回来不及抄完之故。

但有一点令人费思索，五局棋评的总字数不过三千字，相对于全书棋谱棋评誊写的工作量不超过百分之五，即使是毛笔抄写半天也就可完，怎么要如此紧急“中变”？我想象这项委托给胡敬孚的整理工作应该是有报酬约定的，在围棋界胡敬孚比程枫麓名气要大得多，如果没有报酬用带命令性质的“嘱予誊清”是不合适的。程枫麓可能是又找到不需要报酬的誊写人了，于是就对胡敬孚“中变”了。而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已经誊完的也不可能要走——虽然这是程枫麓的本来目的——而得以保留在胡敬孚手上了。这才有后来程爱函的再抄，才有流传至今。虽然少了五局棋评，还有原书的序（徐星友棋评中提到《眉山墅隐》的原本的序）当也是“中变”而来不及抄，但好在棋谱完整棋评缺不到十分之一，基本完整，相比于许多失传的棋谱，已经是机缘巧合了。

《眉山墅隐》手抄本考证

但这个手抄本是否即是程爱函的抄本原本，会不会有可能是再有人转抄本？《寄青霞馆弈选》是否即取自这本谱？编者经仔细考辨，结论是肯定的。

首先发现的是第十九局棋谱有两张，粗一看形状完全一样。但是前一张谱标的是“二百五十一着”（见图5）而后一张谱标的是“二百四十九着”（见图6）。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后谱有两个166、167，即166、167重复使用了两次，后面的着数当然跟着都小了2，总着数当然也就小了2。棋谱上面有好多打劫的记录，当然着数也是小了2。其实这个错的棋谱上已经写有“内重一六六、一六七两着”。这样两张棋谱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任何文章图表重录的时候都可能出错，但一张棋谱在再录的时候是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错误的，因为只要错了一着，后面的数字就全不对了，打劫的棋着标记也不